

此，古時候人熱天還背負沉重的米糧、貨品，豈不難哉，此時才體會前人要立碑禁止砍伐古道兩旁樹木的道理。登上草嶺頂，接近虎字碑時，風勢因埡口的地形而增強，加上雨勢吹在臉上真有如刀割，強勁的東北季風使樹木難以成長，菅芒是這裡的優勢族群，「草嶺」即因此得名。劉明燈在此處題刻「虎」字，希望這隻唐山來的石老虎能克鎮台灣島隅頑劣的東北風，不過顯然人類終究不是大自然的對手，有形的兵將抵不過飄忽無形的風。欣賞完可能是以菅芒的莖幹代筆掃寫的「虎字碑」後，宜蘭就在眼前山腳下，我們急急上路，卻發現層層S形新闢的道路，把最後一段草嶺古道切得何止柔腸寸斷可以形容，簡直是粉身碎骨，未完成的泥濘路面，更讓一行人真正嚐到古道踏勘之

行的苦頭。我真的懷疑，現代人看海上生明月、遠眺蘭陽婀娜曲線非得開豐田賓士上山嗎？想拜訪虎字碑非得光陽野狼二檔直上草嶺嗎？這座草山真有那麼多農作值得產業道嗎？

回宜蘭的車上我一直在想：早期走草嶺古道的人從山巔俯瞰平原；現在乘坐火車的旅客鑽過崙嶺隧道，望見龜山島浮出海面，是多數人對宜蘭的第一印象。未來的蘭陽博物館若要作為人們認識蘭陽的楔子，展示主題該以何種角度、展現些什麼？我有點清楚，也很模糊，幸好參與展示計畫的人都比我聰明，他們應該想得出來。✽

註1：姚瑩〈東槎紀略〉卷三「台北道里記」。  
註2：同註1引。



虎字碑 蘭陽博物館提供